史記探源

史記探源卷八

觶廬藏板

歸安崔適

七十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庸奴其夫亡抵父客

案各本作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今依漢書本傳正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庸奴是也錄此者不知亡即謂去妄加去字而移亡字於其夫二字上因誤衍而誤倒也王楙轉以誤本爲是謂夫本庸奴又

亡去也若是則何待父客爲之決絕其夫而嫁張耳耶

漢王與我有舊故 接 漢王亦還定三秦

案各本中云項羽立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皇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秦分也高祖本紀無此文漢書高紀始有之乃劉歆從郊祀志竄入又竄入此傳也詳序證分野節及封禪書下今刪張耳自漢元年九月爲陳餘所敗走渡河適當二年十月漢王出關遂與相見綜核高紀月表可知此亦時勢使然豈豫知其

勝楚耶

子偃爲魯王以母爲魯元太后故 按王偃弱

索各本作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

魯元王元王弱誤也呂后本紀曰以子偃爲魯王敖

賜謚爲魯元王彼以元王爲敖此以元王爲偃豈應

乖異乃爾今依漢書本傳更正元太后繫之魯亦偃

王魯後所加此文終言之猶之爲公主時亦稱魯元

也並詳呂后本紀下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聞者其俳笑之

索隱謂衆其以俳優聾笑之

案俳當讀爲非其以爲非而笑之也

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 接漢二年

案各本中云項氏立懷王爲義帝陰令九江王布等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此從漢書竄入也史記則謂使衡山王臨江王殺之項羽高祖本紀皆然此傳不應獨異下文隨何說布曰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若項王實使九江

王殺之則此言何異灌夫罵座激羞成怒豈不堅其
助楚之心隨何方勸令歸漢當爲之諱諒不應爾顏
師古注高紀謂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欲爲史漢
調人然漢書不謂項王使衡山臨江本與史記異恉
不可强而爲一也
此三人者
案各本作言此三人者張照曰言字疑衍蓋從上信
字誤寫此說是也今刪
其人有籌筴

案各本作籌筴之計計即筴也漢書無此二字今刪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至漢方不利

案高紀漢王之圍於滎陽出也入關收兵出軍宛葉閒北軍成皐復爲項王所圍出成皐北渡河奪張耳韓信軍使韓信東擊破齊又破楚軍殺龍且事皆在漢三年至四年漢王擊破曹咎軍汜水上圍鍾離眛於滎陽東乃述韓信使人請爲假王事是漢方利去

圍於滎陽時久矣此傳與之相反當是原文殘缺後人採拾而成爾漢書同

韓王信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誤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稱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

案司徒申徒申屠勝徒信都皆以聲同而通用也韓信都者以官名名其人也古有以官名名人而其名

尚存者伊摯是也以官名名人而其名轉亡者重黎是也韓王之名已亡而以官名名之故曰信都不然本以官名爲人名如宋武公名司空之比其後去都存信謂與淮陰侯同名下文遂誤錄彼信之言入此信傳矣索隱後語云申徒當作後語云信都故下曰因誤以爲韓王名耳今亦爲鈔胥所亂也

韓王信從入漢中　按漢王還定三秦

案各本中有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云云顏師古漢書注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

韓信之辭此傳復云韓王信語豈史家謬錯乎日知

錄亦云然今刪

臨江王共尉

集解李奇曰共敖子

案月表作共驩然則驩當讀爲懽尉當讀爲慰懽與

慰蓋一名一字也

自立爲代王

案各本作自立爲大王陳子龍謂代王之音誤今正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項王遂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
集解徐廣曰立故王田假也
案月表楚立假橫擊假假走楚楚殺之也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賜上聞爵
案各本作上閒今依集解如湻曰閒或作聞索隱張
晏云得徑上聞正
曲周侯酈商者至子侯世宗立止
案各本侯上有懷字下云世宗卒子侯宗根立年表

侯宗根元年在元鼎二年則世宗卒於元鼎元年也

麟止以前安知其論此皆後人竄入也今刪

汝陰侯夏侯嬰至子侯頗尙平陽公主止

案各本下云元鼎二年自殺國除亦非麟止前語今

刪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案此傳亡而錄漢書以補之也以終始五德之義釋

易服色自劉歆始詳序證五德節此傳亦歆所作也

設爲張蒼漢家水德之言乃出公孫臣土德之言以

形其短而設爲公孫臣土德之言又爲自出火德之言以形其短之張本也文具漢書郊祀志設言張蒼歷乃出顓頊歷以形其短而設爲顓頊以下六歷又爲自出三統歷以形其短之張本也文具漢書律歷志是張蒼傳者郊祀律歷志之渡津筏也孝文本紀其改元年以得玉盃故無所謂黃龍見成紀於是召公孫臣草土德之歷更元年也此傳所云詆張蒼且詆文帝矣且張耳陳餘合傳述張耳未畢卽出陳餘魏其武安合傳述魏其未畢卽出武安又出灌夫者

以其事相牽屬故錯綜其文以總敘之也張蒼與周昌趙堯任敖絕無一事相關特以四人相次爲御史大夫而蒼承其後强分一傳以跨三傳前後效顰之跡可笑甚矣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曲周侯酈商以右丞相將兵

案各本脫右字今依商傳補是時蕭何爲丞相故酈商但爲右丞相也

更食武遂嗣三世止

案各本下云元狩元年國除亦麟止後語今删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太史公自序集解張晏曰亡

案此言轉不足信傳或從漢書補錄贊乃班氏所無文亦似太史公作三侯立國之年皆與功臣侯表合其他補作無此完密也

陽陵侯傅寬○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

案各本作二十一年誤也年表偃自景帝前四年立至武帝元朔六年爲三十一年乃淮南王謀反之年

也今正

蒯成侯緤者〇至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爲康侯一年

卒子侯仲居立

案各本作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依年表則

此傳誤元爲二脫康侯一代居上一仲字今補正下

云元鼎三年有罪國除非緤事此前語今刪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欒布者〇子賁嗣也

案各本下云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年表在元狩

六年今刪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吾與而兄善今而廷毀我

案名本作今兒聲之誤也今正

無何

案各本作毋苛聲之誤也今依漢書正

錯父謂錯曰公爲政

案漢書師古注曰錯爲御史大夫位三公也此說非是稱人爲公非當時語乃太史公之辭也藺相如稱

其舍人韓信稱下鄉亭長𡨋盎稱吳相從史及安陵富人皆曰公豈三公耶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至而齊大治爲立石相祠止

案各本下述元狩元鼎以後事後人竄入也今刪

建陵侯衞綰者至子信代侯止

案各本代下無侯字下云坐酎金失侯此元鼎五年事今刪則侯字當徙此

塞侯直不疑者至子相如代侯止

案各本代下無侯字云孫望坐酎金失侯此元鼎五
年事今刪則侯字當徙此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仁爲丞相長史失官止
案各本下述其自刺舉三河爲京輔都尉此官元鼎
四年置詳正義又下云仁坐縱太子誅死仁發兵長
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張照曰仁既以坐縱太
子誅豈又以車千秋訟太子冤而族誅乎此說亦可
爲非才妄續之證今并刪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盡見五藏六府癥結

案各本脫六府二字正義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小腸大腸胃膽膀胱三焦也兼釋六府正文本有此二字明矣正義亦脫小腸二字今並補

晉昭公時○趙簡子疾○扁鵲入視○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聞中庶子喜方者○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

案此傳以扁鵲之醫術爲主義相遇之人雜取傳記

多係寓言此無關於信史非子產叔敖之比不可以世次求也如以視趙簡子疾爲扁鵲時代之本位則先簡子立百有三十九年而號亡晉昭公亦先是九年卒後簡子死七十二年而田齊桓公午立魏惠王時有中庶子官見商君傳秦漢因之文王世子漢儒所作其言庶子因漢制也說苑辨物篇作趙王太子死此似漢之趙王故有庶子然援以解此傳仍去趙簡子時代太晚且是時豈有稱王之趙國耶齊桓侯韓非子喻老篇作蔡桓侯年表世家蔡桓侯與魯隱

桓同時又視趙簡子時代太早皆非事實明甚索隱

正義以世次言之未得太史公本意也

此歲中亦除肉刑法○臣謹案盡十三年所年三十九歲也

案各本誤作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上文高后八年集解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孝文本紀十三年除肉刑則此文當作盡十三年所年三十九歲也盡十三年所與上文事之三年所已死十年所句法一例十字依日知錄補十三年上衍年字今刪下脫所字今

補

齊侍御史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齊章武里曹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齊中尉潘滿如病得之酒且內○齊王故爲陽虛侯病得之內○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得之內

案內卽齊侯好內之內謂御女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病於出○使人腹腫病於出○所以知病於出

案病於出各本皆作出於病義不可解當由校者不

知出是病名故與病字互易說文㛰女出病也醫書

謂之陰挺故此傳下文曰疝氣之客於膀胱也今正

相卽召舍人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

案各本舍人下衍奴字今刪

奴之病得之灸於火數流汗出而見大風也

案各本作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

大風也今正

齊淯于司馬病○卽走去疾驅至舍

案疾驅二字各本誤倒今正

病喜陰處者順死喜陽處者逆死

案各本上句喜字上下句喜字下皆有養字或不可曉下云其人喜自靜不躁無養字疑此二養字衍也今正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高帝已定天下六年立劉仲爲代王

案六年各本誤作七年今依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楚元王傳集解及漢書諸侯王表正

吳王先起兵按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按膠西

按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

案正月丙午二句各本誤在膠西下膠東上今依漢

書本傳正

李將軍列傳四十九

廣軍功自如無賞止

案各本下述李蔡爲丞相在元狩二年李陵降匈奴

在天漢二年贊言李廣之死亦麟止後語今刪

匈奴列傳五十止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止

案此元朔六年事也衛將軍傳可證以下即非麟止前語末言李廣利閤家以巫蠱族滅而降匈奴乃征和三年事雖王訖太初訖天漢之說者亦不可通後人從漢書竄入明矣今删

衛將軍列傳第五十一

案各本衛將軍下有票騎二字亦後人所增竄冠軍侯爲票騎將軍在元狩二年也今删

封爲博望侯止

案此在元朔六年以下即迆元狩二年事矣兩公孫

以巫蠱族滅在征和二年票騎與諸裨將皆從漢
書竄入也今删
平津侯主父偃列傳第五十二
士亦以此賢之止
案各本下云淮南衡山謀反宏病甚上書乞骸骨居
數月病有瘳視事此非太史公語也淮南衡山謀反
在元朔六年終詳本傳下辰數月乃在麟止後矣今
删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案此與下三篇史記所本無後人直錄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也漢書合此四夷爲一傳以其國皆爲漢所滅而作並在元鼎元封以後則非至于麟止之義也漢書有文帝賜趙佗書此無漢書載佗上書謝此存五分之二漢書曰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嬰齊嗣立卽藏其先武帝文帝璽則文王胡居國亦稱帝矣而去帝稱王實自嬰齊始此傳脫文帝二字則似其父胡亦稱王藏帝璽當屬之胡矣今屬嬰齊義不可通此皆割裂漢書之徵也

東夷列傳第五十四

案此雜錄漢書嚴助傳餘詳南越尉佗傳下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案詳南越傳下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案此錄漢書至獨夜郎滇王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而止乃割去其孝昭始元元年以後事特彼傳爲平定西夷而作至成帝河平中牂柯太守陳立殺夜郎王興降鉤町王禹漏西南夷始爲平定此傳中止則

亦刪漢書之足爾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案各本下云司馬相如旣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封于泰山非麟比前語轉從漢書錄取故也贊語此之謂也止

可證

太史公曰至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止

案各本下有揚雄以爲云云由班贊兼錄司馬遷稱云云揚雄以爲云云此轉錄取班書刪去贊曰司馬

遷稱六字而仍太史公曰之文遂成太史公引揚雄語矣今刪

淮南衡山列傳五十八

元朔六年終

案各本誤作元朔七年冬今正元朔六年終與上文元朔六年中相應知七與冬皆誤者元朔無七年是時尚以十月爲歲首中閒三四月閒方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之時終謂九月乃有司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時矣若作六年冬反在六年中前也知非元

狩元年冬者五宗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七年以淮南黨事發自殺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以淮南事死陽陵侯傳寬傳寬以孝惠五年卒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二年坐與淮南謀反死以年數校之皆在元朔六年與此傳合惟將相名臣表漢書武帝紀二王之自殺皆列於元狩元年然五行志亦云元朔六年將相表後人僞託不足據是則列於元狩元年者一在元朔六年

者五以五校一決之甚易後此一月即爲獲麟之月矣史記年限於此終故別傳於此止也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案此下篇目篇文皆非太史公所有者七焉循吏傳爲酷吏傳而作酷吏傳僞託則循吏傳可知酷吏皆今人循吏皆古人太史公非愛古薄今者不宜有此二傳不相屬中隔汲鄭儒林二傳亦甚不倫孫叔敖霸佐也子產良相也列之循吏轉爲降格矣索隱曰有管晏列傳國僑羊舌肸等合著管晏之下不合入

循吏傳此說是也又傳謂鄭昭君之時以子產為相治鄭二十六年而死案鄭世家子產鄭成公之少子與左氏不同成公乃僖公之五世孫僖公乃昭公之弟子產安得事昭公年表簡公十二年子產為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越定公十六年獻公十三年聲公五年而子產卒上距為卿之歲五十九年矣與此云治鄭二十六年不合惟左傳子產於魯襄公二十三年始知政三十年為政昭公二十年卒則於此言治鄭之年數尚近仍去昭公之世絕遠太史公每述一人分

見數傳者其世次其事跡皆相密合惟仲尼弟子傳宰我之事跡與此傳子產之世次乖異特甚其爲妄人所僞託正如一轍也

汲鄭列傳第六十

案此傳亦非史記所有據漢書張馮汲鄭列傳竄入也傳言始黯列爲九卿爲下云是時小吏張湯後至御史大夫而發已入元狩間事至黯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卒集解在元鼎五年則仁至九卿偃至諸侯相當在武帝末年

諒非太史公所及見矣安得於麟止前言之證一也
太史公曰始翟公爲廷尉云云於漢書在鄭當時傳
末此錄班傳爲贊猶文紀錄班贊爲紀其爲竄漢人
史之跡甚顯證二也列傳次第先別傳後總傳各史
皆然法當創自史記此別傳也不當在循吏儒林兩
總傳之間猶大宛傳當在匈奴之次不當列酷吏游
俠之閒也詳彼篇下證三也此書別傳至淮南終總
傳自儒林始而游俠亦之儒文俠武並稱於世也次
滑稽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也次貨殖上則富國下則

富家也而以自序終焉餘皆非也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焚詩書阬術士按陳涉之王也

案各本中云六藝從此缺焉此古文學家所竄入今

删秦始皇本紀非民間之書博士官所職如故詳秦本紀非

博士官所職條下蕭何入關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

書藏之是則詩書雖焚六藝未嘗缺焉諸生犯禁而

阬者四百六十餘人傳相告引乃自除罪然則除罪

之人亦必不少此皆誦法孔子者叔孫通故秦博士

比其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後又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此下云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又云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是則術士雖阬傳六藝之人亦未嘗缺爲此非太史公言明矣

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

案五經師說惟此八家書禮易無異師申轅韓胡毋

道無異說皆折衷於夫子未有門戶之分也此古文家所別之爲今文學者也自劉歆造古文學詩託之毛氏書託之孔氏春秋託之穀梁左氏專主破壞八師之說於是師丹劾其變亂舊章公孫祿劾其顛倒五經毀師法建武初陳元主古學范升主今文是爲分門戶相攻擊之始其後鄭君雜糅今古門戶始淆王肅不分今古務與鄭異變本加厲岐中有岐辭旨紛繁首尾衝決乃有束髮受經皓首不通者試讀此傳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矣今者田氏易久亡三家

詩伏氏書字章斷句皆不存一高堂氏禮亦有古文
學竄入求其完繕無缺純而不雜之今文其惟春秋
胡毋董氏學乎胡毋氏學在解詁董氏有繁露惟胡
毋董氏所傳爲公羊學此傳言春秋越公羊而屬之
胡毋董氏者漢書鄒陽傳曰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
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終軍傳曰春秋之義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皆引公
羊傳文而不稱公羊不稱傳直曰春秋以爲春秋之
義者此傳與經爲一體猶孔子傳易子夏傳禮之比

不與易田生禮高堂生爲輩故胡毋董氏與之爲輩也安所得駕胡毋董氏而上之突出穀梁左氏二傳與公羊抗行也哉左氏詳序證春秋古文節穀梁詳下此述八師之學旣明下惟有事於朝廷者各爲之傳傳申公爲議明堂也傳轅生爲論高帝代秦與以直言忤竇太后也傳伏生爲文帝使朝錯往受業也傳董生爲言遼東高廟災也然爲太史公原文者蓋寡說並詳下餘皆無傳不爲私家記受授爲弟子識官閥也其言趙綰王臧亦因推轂申公耳餘皆後人

從漢書竄入

申公者至申公亦以疾免歸數年卒止

案各本倒作亦疾免以歸今正下云弟子孔安國至

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皆謬

也伏生章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頗能言尙書

事漢初諸儒無兼經者安國霸泉從伏生受書不應

復從申公受詩漢書終軍傳元鼎中徐偃尙爲博士

則爲膠西中尉更在其後非麟止前語皆從漢書儒

林傳竄入也今刪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至時固已九十餘矣止

案各本下云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亦謬說也公孫子曲學阿世嘗在官九卿後方與固共徵時正當務正學以沽名觀其對策豈曲學乎何庸側目視固固亦何由識其曲學阿世耶又下云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數句意亦自複且上文已云言詩於齊自轅固生此不復言人豈不知齊人言詩皆固之弟子耶尤

矣漢書較此尙簡此乃妄人所竄入今删惟此章不錄弟子姓名官閥則申伏董生下備錄之可證其非史記本文也

此下爲韓生章案上文已云言詩於燕自韓生此仍不出言詩之意絕無與於朝廷之事與申轅殊何以傳爲下倣此其云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豈申轅無章句乎彼不言而此言之非例也此言腔似七略漢書儒林傳衍之後人據以竄入此傳也今删

伏生者至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止

案各本下云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此節不繫於孝文帝求能治尚書者以上則朝錯所往受者有亡篇乎無亡篇乎如有亡篇何以上文不言錯傳亦不言如無亡篇孝文時尚未亡漢定時顧亡乎不合者一又下云由是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張生及歐陽生數語上承漢定爲文則伏生設教當在高惠之世孝文求

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然則山東大師何往耶其所教之弟子何往耶下文歐陽生教倪寬倪寬既通尚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史張湯以爲奏讞掾漢書百官表張湯遷廷尉在元朔三年然則倪寬受書於孔安國極早亦在建元元光之閒是孝武時歐陽生尚存孝文時何往耶不合者二又下云倪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卒案百官表寬爲御史大夫在元封元年九年卒乃在太初三年皆麟止後事不合者三又下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

文讀之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案安國之今文尚書不言所受當爲孔氏家學而非伏生所傳然則與伏生所傳者同乎異乎如其同也兵禍所流亡豈如選家之定本篇數無差篇名亦不異乎如其異也倪寬兼受業於歐陽氏孔氏何不以所異者互補必待古文出而滋多乎不合者四餘詳序證古文尚書節此皆從漢書儒林傳及倪寬傳竄入也今并刪

此下爲高堂生章案詳韓生章下此亦從漢書儒林

傳竄入今刪

又下爲田何章案七家經師不言所受此獨自商瞿受易孔子敘起上文惟董仲舒稱名餘皆稱生此云田何子莊王同子仲皆名字兼舉夏家亦有孫雁入羣林乎此皆出自雜說亦爲傳易諸儒而發本不與五經諸師並稱漢書錄入儒林傳殊與上下文不倫錄史記者既竄入仲尼弟子傳又入於此更覺游移不定矣且自商瞿至田何尚止六傳案瞿少孔子二十九歲是生於魯昭公十九年至漢高九年徙齊

田氏關中計三百二十六年是師弟之年皆相去五十四五師必年踰七十而傳經弟子皆十餘歲而受業乃能幾及其可信耶今删

董仲舒至以修學著書爲事止

案各本下云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惟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此爲下言穀梁張本不思上文言春秋既下屬之仲舒此復上及公羊所謂尻下出頭枝末生根天壤閒固無此物理太史公豈有此文理耶非不足固無庸狗尾續也謂唯董仲舒耶

於春秋於胡毋生何亦不可通今刪

此下爲胡毋生章案上文先胡毋而後董此在董後亦非其次餘詳韓生章下今刪

又下云江生爲穀梁春秋案穀梁亦古文學也漢書梅福傳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發明後漢書章帝紀令羣儒受學左氏穀梁古文尚書毛詩儒林傳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然則穀梁爲古文班范二書皆有明文近儒辨析今古文者皆未見及此適幸窺見之爾漢書儒林

傳言穀梁大師如蔡千秋尹更始劉向
諸人致之本傳不但無影響適形其翻反則儒林傳
所謂武帝世江公與仲舒議衞太子私問穀梁宣帝
立穀梁春秋者皆如捕風繫影而讀其傳凡與公羊
同者皆其常義以示公穀如一邱之貉爲公羊精義
削除殆盡然後出左氏反對之是穀梁者引人背公
羊而趨左氏之伏流焉別詳歆所撰春秋復始中此
文從漢書儒林傳竄入下言呂步舒以春秋義決淮
南獄乃從五行志竄入也今删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案此傳既非史記所有漢書亦非班固之舊班氏贊曰自郅都以下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抗直張湯何邑人主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若是則張湯杜周與郅都同傳明矣下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傳然則何謂自郅都以下乎周傳云周以少言爲重正與酷吏贊語相應仍可爲周在酷吏傳之證不然豈有贊離本傳而附他傳者乎少言爲重一句此傳所無而贊語有之文無所承是亦割裂漢書之據漢書周以少言

爲重致於與減宣更爲中丞十餘歲之後上言爲廷
尉史事張湯百官表湯爲廷尉在元朔三年周自湯
爲廷尉時由廷尉史遷中丞而爲中丞十餘歲則在
元封間矣下言宣爲左內史百官表在元封元年周
爲廷尉表在二年是則少言爲重亦譌也後語太史
公無由入贊於杜周云捕治桑宏羊衞皇后昆弟子
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此數語史漢
皆有之案捕治二家昆弟子必在衞桑得罪後衞皇
后事在征和二年桑大夫事在昭帝元鳳元年文具

漢書武昭二本紀杜周於天漢四年爲御史大夫四年卒見百官表是周卒後三年而衞氏禍作又十一年而桑氏族滅此言在漢書固已顚倒世次在史記且豫及昭帝時事矣且吏之酷至王溫舒論報流血十餘里杜周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乃爲此傳之主人翁此傳倘不爲郅都甯成輩作也其事多在太初後故知非太史公作而班固創爲之湯周皆在傳中別爲其子安世延年作傳後人徙湯周事於安世延年傳首而增酷吏贊末云湯周子孫貴盛故別

傳致與上文自都以下湯周云云義不可通他人復

從禾併之漢書去其田廣明以下錄入史記其後又

多譌脫爾如循成周陽由章稱武帝不成太史公語

張湯章一稱嚴助兩稱莊助東漢諱莊因改爲嚴此

傳莊嚴雜出非史非漢矣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

蓋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也

案此亦非褚先生補後人直錄漢書張騫李廣利傳

也然此此與律書小司馬能於張晏所不謂亡者知非太史公作索隱之名稍符其實矣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案此班固所謂述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者也故其爲論曰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誅以自表異實未得太史公本意也詳佞倖傳下

近世接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

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

案各本中有延陵二字衍也季札雖王者親屬未嘗相吳亦未聞招天下賢者集解引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以此延陵生當之幷非王者親屬於下文更不可通下文專承四豪爲義豈有一字涉於延陵者其爲衍文明矣今删

且無用待我拨去

案且無用爲句待我去爲句各本中重待我二字衍也今删

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皆敖而無足數者止

案各本下述長安樊仲子等云有退讓君子之風若此則不可謂之敖敖當讀爲傲故集解云倨也又述北道姚氏以下曰此盜跖居民閒者此正無足數者而又數之豈不與上文相矛盾此妄人從漢書竄入宜今刪

佞倖列傳第六十五

案此傳亦非史記所有後人錄漢書而去其石顯以下也太史公自序謂春秋主乎作故善善惡惡賢賢

賤不肖史記主乎述故一則曰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再則曰載明聖盛德述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此開名臣言行錄之先聲非爲司空城旦書也是故傳游俠賢其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也傳滑稽賢其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也傳貨殖賢其入富而仁義附焉此皆有益於人國故傳之傳之者賢之也王者親屬不在此列何賢於佞倖而傳之若漢書則嘗游俠貶貨殖自當傳佞倖爾或曰此傳若非太史公所作何以改趙談爲趙同以避其父諱耶曰凡因避諱而改姓

改恆山爲常山徹侯爲通侯皆用義同聲異之字不用聲通義別之字也談同一聲之轉安知非此人本名同而漢書轉作談耶索隱以此爲避父諱然則滑稽傳曰談言微中何以不避春秋襄公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邾婁孔子且不避父諱太史公何爲避之臨文不諱西漢猶然不惟父諱也亦不避君諱景帝諱啟夏本紀燕世家皆所不避至若和合萬國自出今文田常成子亦因舊史非避高帝文帝諱也不然豈改協爲合改陳爲田亦有所避耶避君父之諱始

於東漢盛於六朝唐時并避嫌名小司馬以習俗例
古人謬矣卽以此傳之事實徵之鄧通得罪於嗣君
韓嫣取憎於太后皆非色衰愛弛也比以彌子瑕爲
不倫矣惟李延年事稍似然衞后色衰而李夫人進
乃召貴延年當在元鼎元封之閒非麟止前事隨舉
一端皆可決其非太史公作也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髡後百餘年 按 秦有優旃

案各本中有優孟章遂云髡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孟

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其謬巨甚孟事楚莊王尧仕齊威王威王之立後莊王之卒二百二十年是則髡在孟後二百餘年此文轉謂孟在髡後百餘年世次顛錯至此旃仕秦歷漢則在孟後三百七八十年此云二百餘年亦非也且楚莊王時豈有韓趙魏國楚相之子何至負薪莊王之賢何待孟言而封叔子孟但依冠像叔王卽欲以爲相若復像王且讓國乎呂氏春秋異寶篇叔疾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無受利地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邱是則不因

優孟之言也此章世次既差立言復謬其爲贋鼎顯

而易見今刪之而以旃承髡適後百餘年也

齊威王橫行 按優旃臨檻疾呼

案各本中言優孟事亦因傳而竄入今刪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太史公自序集解張晏曰褚先生補索隱日者不能

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古

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無鄙也

案此文亦與三王世家空取其策文相似例以三代世表梁孝王世家滑稽傳褚先生補甚不類也則亦非才妄續耳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

索隱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今此及漢書作克皆誤劉向別錄則云李悝

案孟荀列傳亦云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敎魏世家吳起列傳皆有李克對魏文侯語且嘗爲中山守盡地

力即爲守之職是李克即李悝悝克一聲之轉古書通用非誤也唐人不通漢讀故以不誤爲誤

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案此班固所謂遷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者也故其序論曰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自旌其異然列傳多史記舊文中有子贛則於變詐姦軌語且自相違背若飾補爲首以配人身雜兩人之意合作一文固不可也不徒失太史公本意也

嚼爵從刁

案爵刁爲韻說文𤍽或爲嚼是爵焦同聲也古諺云嚼復嚼今年猶可後年饑嚼與饑爲韻猶爵與刁爲韻也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重黎爲帝嚳火正

案各本作昔在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與楚世家乖異此豈一人之言乎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古

文家創異說竄入左昭二十九年傳曰少皥氏之子
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又亂楚語曰少皥氏之衰也
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案史記五帝紀無少皥詳序證終始
五德節五帝本紀是爲帝顓頊條下楚語乃增少皥
於顓頊之前重黎一人也分重爲一人黎爲一人火
正南正一官也分南正爲一官火正爲一官司天地
屬神民一職也分司天屬神爲一職司地屬民爲一
職又分重爲少皥之子改其君帝嚳爲顓頊古文家

專務反對今文如此此楚語又曰堯復育重黎之後韋
注以爲羲氏和氏是堯典之羲和亦火正也書曰乃
命羲和欽若昊天此卽司天屬神之事又曰敬授人
時此卽司地屬民之事是司天地屬神民在羲和爲
一職重黎世有二官是篇開章二句古文家據楚語
竄改又誤火正爲北正夫火位南方而稱北正信乎
南轅而北其轍矣其謬益甚今正
談爲太史公太史公 按 受易於楊何
案各本中云學天官於唐都亦後人竄入也自羲和

歷象之學不傳後世所傳者皆劉歆分野之說竄入左傳國語周禮晏子呂覽淮南子及史記諸篇而總之以漢書天文志又造梓慎裨竈子韋甘公石申唐都諸傳習之人名以實之後人復竄天文志入史記謂之天官書因造此語以爲證而不思天官非史官職也姑以古文證之周禮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者保章氏之職若太史則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而已故左傳梓慎裨竈不

稱史官董狐南史不言星象是古文家不言史官掌天官焉更以今文證之下文遷述其父之言曰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余甚懼焉又曰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亦無一語及天官是今文家不言史官掌天官焉然則太史遷無由造天官書太史談無由學天官於唐都矣今刪

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按二十而南游江淮至過梁楚以歸

案各本中云年十歲則誦古文與上下十三句皆有地名凡言生長游歷之所者語意不倫豈欲以魚目混珠乎今刪

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按後世中衰

案各本中云典天官事詳上今刪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案此文上承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爲義則是元封元年之言也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實止三百七十年而云五百歲者此以紹述之意相比所謂斷

章取義不必以實數求也由今觀之有孔子而堯舜
藉以祖述文武藉以憲章有太史公而孔子列於世
家儒林表其經業是孔子後不可無太史公猶周公
後不可無孔子也下文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
之際節語惟以述作相比耳豈謂比其聖德哉索隱
謂揚雄孫盛深所不然以爲述作者記注之志士豈
聖人之倫非通論也且揚雄作太玄以擬周易作法
言以擬論語殆自以爲聖人之倫矣竟何如
太史公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〇五年而當太初元年

此數語在周公卒五百歲節前今欲與下文意旨相屬故徙此○於是論次其文七年

而遭李陵之禍○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案此則其稿創始於太初元年告成於天漢三年而

其述事實止於元狩元年冬十月耳三者序次極爲

分明後人誤以其起草之年爲述事之年遂造太初

而訖之說以張續貂之本尤而效之者邊衍至成帝

之世矣此節集解引張晏索隱引服虔亦謂止於武

帝獲麟集解序引漢書司馬遷傳贊訖于天漢之言

不思遷傳亦云至于麟止班氏敘傳又有太初以後

訖而不錄之語文皆出自漢書說成三隅今以後漢書班彪傳史記後傳略論太史令司馬遷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之言證之則天漢太初二說決非班固之語裴駰序信遷傳贊以自背其集解何如據遷傳以自申之也司馬貞張守節之徒可等諸自鄶以下已

接著十二紀 接 十表 接 八書 接 三十世家 接 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接 序曰惟昔黃帝至作五帝本紀第一

案名本麟止下云自黃帝始當是旁記誤入正文小

序云維昔黃帝卽謂自黃帝始矣此何待言總述全
書篇數此大序也以下分序各篇之意此小序也漢
書敘傳加此此卽其本於史記也各本退大序此文入
小序列傳末篇中倒亂甚矣今正紀表書世家列傳
上亦各加以序語豈不與小序意重欲入書云禮樂
律歷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兵權卽律書山川河渠
書鬼神封禪書是則律書重聚而天官平準二書獨
遺序三十世家云三十輻共一轂惟此有所取象紀
表書傳皆否於文俱爲不倫今删原書篇數字數今

不可知姑仍舊文而已序曰二字依漢書序例補

維秦之先至詩歌黃鳥闕

案禹旅爲韻無與鳥字爲韻者下文惟云昭襄業帝語不可解脫誤明矣自此以下至列傳第六十九其篇僞者序亦僞或失韻或不可句讀無從校訂間有完密者無關大義故不復校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至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按圖籍散亂

案各本秦下云撥棄古文詩書下云明堂石室金匱

玉版此皆後人竄入也古文創自劉歆先秦時所未有金匱制自袞章玉版見於緯書三代之制甚爲儉樸明堂尚蓋以茅石室多藏金玉豈相稱乎今刪

韓信申軍法 按 叔孫通定禮儀

案各本中云張蒼爲章程此亦後人竄入也詳張蒼傳下今刪

至于周復典之 按 至於余乎

案各本中云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與上文述文古事語殊不相應餘詳上今刪

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接　成一家之言　至　第七十

案各本中述全書篇數字數詳上

下又一節云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

篇案此於上文年限旣殊篇數亦複此豈一人之言

皆是後人據班書敍傳竄入也今刪

荀子賦篇班書贊辭皆韻語也綴於篇末竊取斯意

爲繫以詩

新室國師嘉新公戲侮造化如兒童具爲於穆作新

制瓜分青天立五帝五帝子爲天下王終始五德開

羲皇增飾少昊閏趙政新受漢秝猶虞唐若翁諶範
五行傳刺取春秋災異見用讖爻書乖讐經爲其讖
切王氏偏詭託書序自孔子奪孔春秋予魯史顚倒
五經毀師法公孫名言信有旨緯經怪諜中秘深墟
氣遂能集古今橫作尼山五里霧塡塞龍門何處尋
探源一洗龍門出龍門出兮尼山屹今文家無門戶
分通經何待皓首日自此通經復通史取法春秋訖
麟止漢書說如三隅矛天漢太初總非是

湖州文光齋大房刻
字書坊王聯陞代鋟